

文化诗学：

第三條道路

林童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化诗学：

第三條道路

林童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诗学：第三条道路/林 童 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10

(文学时空作家书库/一叶 主编)

ISBN 7 - 5034 - 1414 - 6

I. 文… II. 林… III. 文学 - 评论集 - 中国 - 当代
IV. 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187 号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吕 奇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0024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0 字数：235 千字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林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譙达摩

林童是一个天生幽默的人！

用青年女作家李眉的话说，“林童长了一张很独特的有着喜剧色彩的面孔，他瘦削的脸上架着宽宽的像个道具似的大眼镜，笑的时候很灿烂，咧着大嘴、露着牙齿，嘴巴两边扯出两条深深的沟壑，整张脸变成了标点符号‘《》’。”这段话出自李眉的长篇小说《北漂小姐》第71页，该书已经于2002年8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原以为林童会和李眉打官司，但一看《北漂小姐》一书的序就是他写的，题目叫《总有一些东西让人感动》，所以“打官司”就成为朋友之间的玩笑话了。

何况林童就住在李眉的隔壁，并在一个单元，打开门就能相见。林童和李眉是特别好的朋友，在《北漂小姐》一书的序言中，林童这样介绍他和李眉的关系：“我和李眉曾同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后来得知她的母亲是四川广安人，我大学毕业分到广安教书，也算是四分之一老乡。”既是朋友，又是老乡，所以我经常看到林童和李眉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相互调侃，相互幽默，甚至互相讽刺和挖苦，每每让其他在场的朋友忍不住

哈哈大笑。哪怕是应该“庄严肃穆”的序，林童的幽默也是随处可见，如他在《总有一些东西让人感动》的结尾：“如果李眉有一天真成了文坛大腕，我也可以自我安慰地说：我和她是同学，还为她的小说写过序呢……”

和林童相处，你会觉得他除了幽默，还特别善良，这也许和他的经历当然也和他的天性有关。林童从小生活在四川省华蓥山脚下，就是《红岩》中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温饱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他有一首诗就是写自己的家乡的，题目叫《御临河》。其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当御临河占领了我的梦境，不论从哪种角度/不停地换幕总是上演同一内容/一种巨大的感召力从心底如海上的日出上升/御临河，我从没有认识到你对于我的相关意义/也从没有把你歌唱，当作我诗歌的主旋律”。御临河是林童家乡的一条普通但却充满传奇色彩的河流，据说因明代皇帝朱允炆兵败其叔父燕王朱棣——即明成祖——逃至此地而得名，思念它并把它写进自己的诗里，说明了林童作为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最深沉的爱正在逐渐显露出来：“今夜，春雨被风吹着/轻轻地漫上我心事重重的孤独之窗/蜘蛛在我蓬乱的头发里种植蒿草/粗糙的手指如淬毒的宝剑刺向我心脏/我感到一只白鸽颤动着翅膀在雨幕里飞翔/滑落在河边的白杨树上/倾听嫩芽的诞生。生命被欲望充满/波动的河水燃起强烈的渴望/御临河，你曾经淹投过很多精彩的故事”。在这里引用《御临河》的第一部分，是我从林童的诗中读出了他的不仅仅是思乡之情，更有漂泊异乡的种种复杂感受，包括对家乡亲人衣食住行的担忧。是的，林童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善良，同时在当今诗坛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这一点，可以从《御临河》得出结论。

我认识和了解林童，就因为他是一个诗人。2000年9月，

我当时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上班。和林童是通过电话联系上的。当时我在办公室翻阅一些文学杂志，其中一本上登载有他的电话号码。也许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当时似乎有一些异样的感觉，或许就是所谓感应，并用办公室的电话，拨他的电话号码，一拨就通，并特别投缘地聊了一会儿，主要是如何出版书的事情。然后就是约定什么时候见面。过几天，我们就见面了，在他位于十里堡的办公室里一起策划了2000年度的《九人诗选》，并共进午餐。在2000年度的《九人诗选》一书中，林童的大型组诗《北斗行》是我特别欣赏的作品，其深沉的历史感以及辽阔的人文关怀都是当下诗坛所欠缺的。“诗人必须关注自身及人类的命运”，这是《北斗行》的副标题，也是诗人林童对“诗人之所以是诗人”最深刻的阐释。

就这样，兄弟般的友谊在我和林童之间滋生、沉淀和蔓延。2001年，我和林童再次共同主编了2001年度的《九人诗选》。林童的长篇文章《“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尽管在我和林童认识之前，他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美之殇》，已经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这篇文章的问世，无疑将他推向了当下诗坛的理论制高点，一举确立了他在诗学建设和诗歌批评的重要地位。这篇诗学文章的眼界是宽泛的，给人一种汪洋恣肆和纵横捭阖的感受；这一步，为他今年写作《笑傲江湖：谁也没有找到通往太阳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笑傲江湖：谁也没有找到通往太阳的道路》这篇文章是《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一书的“后记”，这是一篇“超级后记”，因为这篇文章将近两万字。去年我和林童、王晓生联袂主编《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编辑完成之后，得到夏子华的大力帮助，用他主编的“全国惟一前沿体验文学改

革的大型综合期刊《伯乐》出了“特刊”。最近，我从一些朋友那里得知《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出来之后，影响很大，以致这期《伯乐》成了抢手货，简直“供不应求”。今天和诗人树才联系，他说这段时间都在看这部“大书”，并对林童的文章《笑傲江湖：谁也没有找到通往太阳的道路》表示赞赏。树才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其胸襟之宽广确实非同一般，因为林童在他的文章中，对树才，几乎对所有诗人都是采取嬉笑怒骂的文笔。当然，也许林童对诗人们的批评有些过火，但我想，同时我敢肯定他绝对没有恶意。《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刚出来时，我真担心林童的文章会得罪一些朋友，如树才、李青松、莫非、伊沙、徐江、侯马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大家都特别清楚，当下诗坛的确需要“针砭时弊”的文章，包括我们自身的某些东西也需要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来“针砭”一下。话又说回来，林童的文章有些地方确实“过火”了，因此，做为朋友，我感到他也需要朋友们的“针砭”。

不管怎样，林童既然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足见他的才华和境界。有时我想，“第三条道路”如果没有林童，那将是什么样子，也许早就夭折了，至少没有现在开阔和开放。所以，林童的出现，不光是“第三条道路”多了一个理论旗手，当下中国诗坛多了一个重要诗人，而且，长期以来非常疲软的中国思想界也多了一道锋利的光芒。

目 录

林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 譙达摩(1)

第一辑 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 (3)

当下中国新诗的三个代表：

 譙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 …………… (32)

笑傲江湖：谁也没有找到通往太阳的道路 … (63)

关于第三条道路 …………… (89)

 ——答师涛

中间代：自身凸现与多元并存的诗歌方式 … (92)

《世界之王交响曲》随笔…………… (119)

《野山寨》：为安琪诗歌的肋骨寻找空间 …… (129)

月桂树被砍倒了 …………… (138)

 ——精神分析下的墓草诗集《人妖时代》

花朵照耀的村庄和城市 …………… (156)

美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隐藏的爱 …………… (170)

灰烬中的旅行 …………… (174)

第三条道路 …………… (183)

通向花园的漂泊者 (187)
——诗人庞清明访谈录

第二辑 批评的精神

消费主义时代的诗歌方式 (201)
你不可能再回家 (209)
——兼论景戈石长诗《一种哲学与疯子的情歌》
网络：诗歌发展的可能性趋向 (224)
变化即创造是诗的生命所在 (227)
一切都得靠石头来记忆 (233)
——读北塔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
黄昏的街头不要怕尘土弄脏了鞋 (236)
当爱与美已成一川逝水 (245)
寻找诗歌的豹子精神 (249)
批评家应该说什么？ (255)
——读杨远宏《起落的诗潮》

第三辑 文学的快乐大本营

天下《乌鸦》一般黑？ (259)
女性文学：文学的快乐大本营 (268)
《北漂小姐》的情感世界 (274)
让历史在文学中生动 (279)
——读温冰然长篇历史小说《塞外明珠》

- 移民：行走与迷失 …………… (281)
——读笑言长篇小说《没有影子的行走》
- 总有一些东西让人感动 …………… (284)
——长篇小说《北漂小姐》序
- 潮来潮去任从容 …………… (288)
——序吴向东杂文集《观潮》
- 亦正亦邪亦英雄 …………… (292)
——序贺方钊长篇小说《贺家在澳门》
- 林童：撬开你那不为人知的沃土 …… 夏子华(298)

第一辑

第三条道路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第三条道路写作”，不是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寻求中庸之道，搞什么平衡的中间道路，而是它基于对社会发展及文学发展的清醒认识，而且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

“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

一 前言

当诗歌已然进入 21 世纪之后，不论是缅怀过去，还是憧憬未来，都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虽然做是最重要的，但为了避免盲目与天真，必须对诗歌进行必要的清理，借以廓清事实。因为当下中国诗坛充斥着天真的呓语与盲目的妄语。中国诗坛变成了金庸笔下的江湖。其实，金庸的武侠世界里，还存在着什么五岳派、武当派、青城派、峨眉派等等，真是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谁能够真正做到“任我行”或“东方不败”。就这一点而言，自视清高的中国诗人，却认不清形势非要做独霸诗坛的白日梦，比起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武侠中人，并不见得就能显现其高明之处。不然，中国诗坛怎么会会出现所谓的“盘峰论剑”呢？它所具有的意义便是成为了当下中国诗歌的一个十分显著的分水岭。

不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试图解构与建构什么。拨开层层迷雾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都想成为中国诗坛的霸主。所以，这场争论不过是在争夺话语权而已。但是，其弊端已是十分明显：不论谁真正成为

中国诗坛的霸主，对中国诗歌建设都是百害而无一益的。诗坛只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什么局面？必然会堕落到万马齐喑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泥潭之中。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与他们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它必然会导致诗歌腐败的滋生与恣意妄为。诗人叶延滨说得好：假如诗坛只有一种声音，还能轮到他们说话吗？因为比他们有权威的诗人很多。正是因为多元化，他们才具有了话语权，而今反又要搞一元化了。看一看被众人视为官方的《诗刊》，各家各派都闪亮登场。如果只是由“知识分子写作”们或“民间写作”们掌握，那将会是怎样的局面？难道他们真的认识不到？

还好！

但是正义的声音往往因在场的喧嚣而被淹没，况且这种喧嚣能一时让许多人找不着北。乌烟瘴气终归是乌烟瘴气，雨过必然天晴，因为诗坛需要良知。恰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第三条道路写作”正合时宜地出现了。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认识，尽管还存在许多误区，但其所做的建设性的工作，正以强大的冲击波在诗坛辐射，成为人们无可忽视的力量。

本文试图从比较的角度着手，纳入到大的文化的诗歌史的范畴，以探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为契机，寻找“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文化诗学及其相关意义。

二 后乌托邦时期的诗歌

如果仅仅从狭义的诗歌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往往会因背

景不明或太笼统而说不清道不明，因而会局限在一个或几个词语的争论中，且越说越混乱的情况。因此，我想暂时抛开诗歌的话题，从更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至于能不能真正做到拨云见日，只有做了才知道。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将整个文学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划分为四个阶段：喜剧、传奇、悲剧、讽刺，分别对应于春、夏、秋、冬四季，喜剧讲述英雄的诞生，传奇讲述英雄的成长，悲剧讲述英雄的牺牲，讽刺讲述英雄死后的世界。这样，文学便如季节一样可以轮回。当然，这种轮回并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向上的运动，因而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我着重所说的，便是文学的讽刺阶段。由于英雄已逝，因而在舞台上粉墨登场的，是反英雄人物（或称伪英雄），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来来去匆匆，甚至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很容易从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贝克特、尤奈斯库等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据。而像《橡皮》这类小说中是物质代替人出场。这个世界恰如艾略特所描写的荒原。世界正处于了无生机之中。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了人的觉醒，工业革命的成功更使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意识形成，人的理性被释放出来，于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当人类的乌托邦朝着人类的愿望逐渐实现之时，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了，突降的灾难给了我们重新审视乌托邦的初衷，它带给人类什么呢？乌托邦幻灭了，后乌托邦时期已然来临。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也不可能置身世外。只是它的步履匆匆而慌乱，在差不多百年的历史里，演绎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因而显得极为被动。

当人们从文革的梦魇中苏醒过来时，才发现我们仿佛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于是启蒙的主题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反叛形式出现的“朦胧诗”，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问题是，仅有理想主义已被历史证明了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包括当时所有坚持启蒙的精英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民众最需要的启蒙，恰恰是生存权问题，它与生命权一样是人性最基本与最核心的部分。而生存权比生命权更基础，因而显得更迫切。试想一下，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解决不了，生命权之说便成为奢侈，更别谈人的尊严、自由、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了。改革开放，首先也是为了国民的生存权。况且，启蒙也并不是空喊就能见成效的。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我相信，启蒙的确是被误读了，而且，由于启蒙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启蒙特征：乃是对民众的漠视，因此，本是解构神话的启蒙却异变为一种文化霸权，与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也就不足为怪了。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本就是一个虚妄的概念，这时他们仍然以此自居。我们谁敢明确地回答——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初的真理，什么又是最终的真理。改革开放所面临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与困惑呢，那么，还启蒙什么呢？还精英什么呢？

我相信海子是中国诗歌的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实践了加缪所说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但他并没有让人们清醒：这是乌托邦的幻灭。从这时起，中国诗歌也真正步入了后乌托邦时期，所以，启蒙也理所当然地该结束了。90年代诗歌的不断沦落，与整个文化政治的边缘化一样，是大环境使然，谁也不能抗拒。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也无法忽视，80年代的诗人，几乎每个著名的诗人都有自己的

代表作，甚至有的不只一首，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杨炼的《诺日朗》、林莽的《瞬间》、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等等，90年代的诗人有代表作的甚少，大多只是让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能怪谁呢？这就是后乌托邦时期的中国诗歌现状。

法国诗歌经过兰波之后，有两股流向，一股流向玛拉美，一股流向瓦雷里，他们不但发扬光大了兰波，而且将法兰西诗歌也发扬光大，这是法国诗歌的幸事。引述它的目的，是想说海子。因为中国诗歌到海子那里，似乎也有两股流向，一股流向了“知识分子写作”，一股流向了“民间写作”。海子自身的矛盾在他死后变得尖锐冲突。说到底，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写作”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民间写作”所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冲突，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这种冲突就会越来越尖锐。不但诗歌如此，其它文学样式更如此，甚至更直接与赤裸，比如90年代的小说之争，电影之争，电视剧之争，80年代的歌曲之争。这也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只不过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化话语的控制与清洗更彻底一些，而当意识形态放松了对文化话语的控制（得益于文化话语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反叛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之后，文化话语所固有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很多时候，由于大众文化的反叛具有直接对抗道德伦理的表现，甚至违反人类公共的道德伦理原则，如西方的摇滚往往与吸毒、性泛滥等联系在一起，遭受到意识形态的封杀，也就不足为怪了。而精英文化又会因自视清高并因循守旧，对大众文化采取敌视的态度，很容易与意识形态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完成对大众文化的围剿。

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冲突纳入到一个广